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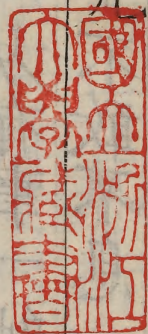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奏狀二

凡二十
四首



論孫疇張奉國狀

孫疇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為重
鎮承前以來多擇有功勲德望者為之節度使昨者孫
疇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
之後甚不愜人心孫疇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效自
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各堪
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
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况今聖
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

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壽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
移行到鳳翔觀其可否以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
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
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
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勸以臣所見更
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攝天下姦
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
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
不爭効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
裨競爲奉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真二

則闔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爲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奉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去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

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
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
之前猶慮四方不知將謂容有違越特令送出外庫
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欣躍
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
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
聞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訪昨聞又
無明勅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
疑誤遂令內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
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
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奏閩鄉縣禁囚狀

號州閩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去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填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去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止於死坐賊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填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痛傷况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寃三年大

早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無冤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其事奏上

論承瓘職名狀

承瓘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瓘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

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曜便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去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

耻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則曾驅使承瓘歲月既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爲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又以此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爲都監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爲諸軍

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叅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鋒崔羣等再已奏聞至
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廻臣更細思事
有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
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
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
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
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
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爲戒無人肯爲陛
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

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
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
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
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誼誼皆以爲
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
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
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
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
敢言縱有被凌辱歐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
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
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

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玠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鎮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懼身永以元稹爲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

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
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
改與一京司閒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禪聖
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
奏

請罷兵第二狀

五月十日進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
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
事體本不合用兵旣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
望成功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
第一倚望承瓘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瓘自去以

來未敢若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
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况
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
在逗留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
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
今却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劉澤親領
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
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
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心
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
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可爲陛下深憂者二何則
若果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即不合

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
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
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
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
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嘆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一
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
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而
後捨模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
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
此實所疚心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
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
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

身亦難忍苦况神策官健又最焉雜以城市之人例
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
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
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迴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
之事小大盡知今襲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
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
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
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
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爲陛下深
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速有
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
謹具奏聞

石渠五十六
請罷兵第三狀六月十五日進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
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
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
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具知
師道今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
亦甚垂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救一空
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
有入魏博却投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
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略無形迹但恐今日以後此
輩無不辦爲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

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

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
已具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
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
貼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
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
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
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
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
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
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
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
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

始謀必剋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
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爲深憂
可爲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况今日已前所惜者
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
二百年陛下奉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
大計豈得以小耻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爲
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旣繁多語亦懇切
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塵黷不休臣
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爲是所言爲忠則陛下何
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
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
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
耻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
聞清淨境內頗安縱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
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
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
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嘆兼邪人得計
正人憂疑大乖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奏宣撰制
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
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
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
所除官各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
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
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况元陽
功效忠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
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
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爲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簡之輩
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
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伏待

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
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
加慰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
跪而受賜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
所重位當星象職在箴規皆須聞望清方行實端慤
然可以佐彌綸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藹言必
直其節苟輕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
懦自居近職忝冒已深况超擢榮班慙惶交至初授

殊常之寵聞實若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
奮勵駑鈍補拾闕遺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憂愧
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
奏

奏陳情狀

元和五年四月
二十六日進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
臣欲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
希聖慈俯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
以爲養藥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
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
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

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敢塵黷無任兢惶謹
具奏陳伏待聖旨

謝官狀

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

新授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
慰諭兼賜告身者俯偃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跼迹驚
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
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况於官祿
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
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
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恩遽從所欲况前件官位望
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

玄造曲成念臣爲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
心知愧因事吐誠烏烏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
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
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
長窮賤才質尋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
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
荷恩心媿不寧手足無措况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惠
過加籩榮優置醴金罍引滿將王澤而共深玉饌屬
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嘆捫心自驚戰汗慙惶墮
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旣鮮萃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箠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待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蹈地歡呼動天况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

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慙肉食無謀未展涓埃之効素
養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
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
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
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况天廚酒脯御府管絃寵
賜忽降於寮中慶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
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參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旣
賜之恩樂感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
以爲春徒激丹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
時寒特加慰問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
不忘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皸疥而潤以脂膏
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續之恩所勉和則體舒不龜
之澤旣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
飲縈得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荅鴻私感躍
之誠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
屆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
况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不
明忖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

臣等塵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
違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
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
節過藏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
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
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
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冰者伏以頒冰之儀朝廷盛
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况春雩之薦時始

因風出當夏中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颺隨
至受此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
慄慄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
惕厲用荅皇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
鞠躬捧持開卷受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
曆之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
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賜賚
旋及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修詞言非

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詎酬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覆策畢
特口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
策雖竭鄙昧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
加賜食榮及承筐寵厚縑緗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
飽退有愧於素食徒積慙惶何酬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饅餅等伏以時唯秋
社慶屬年豐頌上尊之酒漿賜太官之餅餌旣非舊
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慊謹奉狀陳謝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國神素潔思空尚皇慈世中丹粉新奉米刺懶

坏慶屬手豐餘土尊之西樂顯木官之輪贈瑞非善

亦今日蒙恩賜用壽公不恭補翰繪筆力以耕對妹

林日懶惰

驗豈有野林

收賜食樂文

亦懶駐猶相

共口燥悶長

亦今日高品隆

亦茶果備恩

盡意仰皇慈而受賜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奏狀三

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
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
不置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
考送固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
退者必多韓臯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
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
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點落
亦恐事體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傲

倖不得者所勝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

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司門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奏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

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

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

流所推選備侍臣叅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

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長慶元年正月四日

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
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
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非
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
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
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
考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况臣等才識淺
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
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
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
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惟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

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
 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
 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雜詩賦之
 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
 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
 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
 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
 司實願禪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
 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
 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

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
 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
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
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
臣受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
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
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
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讐未雪國耻凡人
物猶合助之况取其才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
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
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
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
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家財今陛下欲使田布
誓心報讐捐軀殺賊伏料宣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

若奉使之人悉湏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
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後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
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
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
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
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
其前件綰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敢取
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脩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

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

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鑑可郢

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
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
深文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
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
貶官即恐太重况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
夕往來一飯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
發自猶不覺何況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
貞元之末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
衆心無慘以爲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
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
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

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
賜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

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蠢愚輒敢塵黷豈不
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於聖念自忠州刺
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補夙夜慙惕實
不自安前後制勅之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
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負皇恩伏
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朗等
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應緣鎮州行營利害事
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

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

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七
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
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爲用節
將太衆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
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衄者不聞得
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收張必無所望今李光
顏旣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
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
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
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
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
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况光

顏父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
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之自湏死戰若比向
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况太原
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旣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計度
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
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
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計襲
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
况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計淮西
之時素諳光顏勤卹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今也

顏得到下博後卽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
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
陽等軍悉皆勁銳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
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
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
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旣只留東
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
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勸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由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仇
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效今領全師出界拱給度支
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由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

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
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
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
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
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略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
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叔良又
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
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
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實糧最可痛惜
者也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有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

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卽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數月間湏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此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

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况察群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困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

三百茶鹽

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
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
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
等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
博諸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
來內即餓殍罄竭各求生路難向死門無可奈何忽
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遙在貞元中
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
言若以爲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
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
款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狀奏

石渠三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
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
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鬪相擊為毆交鬪致
死始名鬪殺今阿王被打狼藉以致於死姚文秀檢
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已死
又何以名為相爭既非鬪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
右按律疏云不因爭鬪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
者謂爭鬪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
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
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
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

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是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源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藉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即曰我因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况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畧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

三白集卷之二
九
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人者從今得計謹同叅酌件錄如前奉

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寃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一

奏狀四

表附凡十七首

為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就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與百執事

奉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自天降和率土同慶

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

建元發號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萬物春肆眚

措刑滌瑕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祇祀天地

孝享宗廟蠲減租賦策徵賢良褒德及先賞功延嗣

敬賓養老念舊睦親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類網

必舉况陛下承二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軌光之

初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日專專然觀陛下之

動天下之耳顯顯然聽陛下之言斯則陛下出一言
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
疲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
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况具衆美信足以感人
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謬居重位幸
屬鴻休慙竊股肱喜深骨髓歡忻悚躍倍萬常情無
任鼓舞慶幸之至

為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
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躋地跼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
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

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
靈於富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
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
典猶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
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
重陳丹慊臣謹按書曰思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
神乃文乃武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
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
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翼無亡弓遺鏃之
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獷駑蓋化可不謂睿文乎
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

納欵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
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
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
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
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
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爲主宰
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谷無極此實天下之
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爲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躅地跼天不知所措臣某
誠兢誠惕頓首頓首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

夷狄內親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
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倫忽承
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經致寇速尤無甚於此臣謬
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
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
唯覆餗是憂實累知人之鑒况陛下肇開曆數將致
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
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
陳手跡再瀝血誠乞廻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
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
任懇欵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為宰相和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
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
首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
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戒事靡神
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灑塵以霖
霖漸破塊而霽霽圍囿田疇無不霑足雨之所致臣
知其由自上而來雖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
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凡在率土孰不懽心臣
等位忝鈞衡職垂燮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
慙無任兢惕之至

為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乙某月某日已被某殺

戮訖皇靈震耀兇孽裊夷率土普天歡呼鼓舞臣等
誠喜誠怵頓首頓首臣聞亂臣賊子阻兵于紀者明
則有天討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
武孝德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群生合天覆地載
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孽闐然銷亡四海九
州廓然清晏逆賊某乙一介賤隸兩河叛人苞藏禍
心竊弄凶器戕害主帥虔劉善良幕燕鼎魚偷活頃
刻顛木之餘拚痊疽之遺種斧斨欲加而先折鍼石
未攻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
筭則天下之心有以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
伏以某乙旣已斬首某乙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即應
生變輔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旣不存毛將安附况我

乘破竹彼繼覆車止戈之期翹足可待無任喜慶忭
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為宰相作

臣某等謹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也宋景
之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統不能無災皇王
至誠可以銷慝嘗聞此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率
頓首頓首伏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
率舊章下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己心禱于天
天且不違物寧無應况正陽月朔亭午時中和氣周
流密雲布護蒙然暫蔽赫矣復明屏翳朝濟但驚若
烟之涌曜靈晝掩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
感通於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考徵祥三光

感通於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老微祥二光
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如與無灾同慶生交感之間
喜浹照臨之內雖卿雲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
何足比百辟伏賀萬人仰觀事彰天鑒孔明道配日
新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皆乏濟時之才同
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慙燮理無功山川出雲實
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倍萬常情無任抃躍竦踴之
至

為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增戰灼臣
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贈某官
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
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

上荷君命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
歲月曠久情禮莫伸自去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
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迴授况臣猥當寵擢謬
陟台階爵祿之榮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
於先人飲泣茹悲哀慙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
前後合叙勲封特乞聖慈迴充追贈倘允所請無幸
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
死以酬恩踏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
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旨授臣忠
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

獎非次陞遷感戴驚惶陷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
頓首臣性本踈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
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荅聖明及移秩宮寮
卑冗踈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
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
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霽春
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
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又寧臣得爲昇平之
人遭遇已極况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
身履冰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
効跼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
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平淄青表

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誅剪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自此始臣名忝共理職忝分憂抃舞歡呼倍萬常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踊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跪捧宣布
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謝臣聞玄功盛德非
鴻名不能形容物厲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
聖莫能兼之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
下纂承大業子育群生信及豚魚威殲梟獍削平寰
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號從人欲而俯膺盛
禮賜時和而廣洽皇恩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
而別能否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
王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當委擢
職在頒條抃躍之誠倍萬常品限以守官不獲稱慶
闕庭無任慶抃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

長慶二年

臣某言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
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
一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
戴恩跼地失次臣某中謝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
朝黜官以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
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
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
方隅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
輸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
多不合宜臣猶自知况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
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
欲荅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

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酬
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
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俸受賜竦
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
感因物言情寵過加邊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
無翹夔之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
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玄化感
慕皇風人臣既絕外交問遺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

荷聖慈况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
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降於上尊
捧戴歡榮不知所措臣又叨台鼎新忝節旌勤勞無
展於股肱醉飽有慙於口腹

為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廐行及中塗假飛龍之駿駒代跛鼈之
蹇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為臣
之節恩深易感情懇難陳

為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慙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蘊其

詔賜累加懸煌文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慈其

堅奉之而永貞王度刁宣其利操之而遠耀天威豈
唯佩作身榮實可藏為家寶况臣望闕漸遠受恩轉
多比堅而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為宰相謝官表

為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
竦駭震越不知所為中謝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後合獻
表陳謝臣今所獻與眾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
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為宰相元崇欲救時
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
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
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僂俛安懷

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
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
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
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啓况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
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
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聽合當
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
流輩授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
撫已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
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
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

策林一北二十道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閑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徵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頭一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豈不以臣不受

死雖憐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微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詞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之惠當陛下無已公論之
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
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
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默而退又何以副
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慙惶僂俛不知
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干或一得而往古之成
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日或妄有所見進不
敢希旨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仁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
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
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兢恕已及物
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

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
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繫乎君之
作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
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
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為為教興廢之
本君之舉措為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
人護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
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
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為先則大化
不得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為本則大樸不得不復矣
以緝熙庶績為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祗奉宗廟

以緝熙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用矣

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

敷之問自懋建已下皆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

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

何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

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

平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刑措教

敷而已哉

三尾策道三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

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既獲二成君之祿已受

一命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

倦倦之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

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
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冒宸嚴
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
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覩陛下昇
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
問逢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
黷聖鑒俯伏待罪謹對

不自具四美謙讓

總策問中事連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
非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

非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

自謂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者則自戒自強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德大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爲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爲安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憂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墮搜揚俊乂猶畏賢之遺逸滌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狄猶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陽猶慙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月猶讓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

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聖聰
貴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

在慎言
動之初

未實大小參乎會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
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
不書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
倫動中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况其邇
者乎若言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
笑之况其邇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
敢妄動動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
兆庶臣伏見天下之目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
下之耳顚顚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

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浹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

在敬其終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

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有不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郵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二皇之爲君也無常心

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
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
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
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
者遠焉臣請以三代以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
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
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
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己心
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爲欲嗜百姓
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時並行得
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纒
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

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
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
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
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
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己而
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
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致貞觀之理
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

由教不由時

問吐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
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

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臣聞代之澆

醜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

在時蓋政之

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

以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寢衰

君臣凌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

曾未旋踵同

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

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

富安禮讓自

興刑罰不試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

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于梁隋喪亂弘多

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于

玄

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

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

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
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
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
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
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
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
周秦之交而原於文景之代耶頽成和動之俗喪於
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
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樸至今
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
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
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

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者以

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即稂莠植而秕
稗生故教化優深則謙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
訛偽起而姦究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物
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
仁義行姦究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
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
仁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
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朴厚何思何念得
至於斯

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

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
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
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卹人力之易罷也則念
省修葺之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
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
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
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
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
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
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卹人
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
罷靈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

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
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
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雍
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

在怨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已及物而
已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
為以及天下者也故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
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
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温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
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
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

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及己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在尚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

市勿憂而齊國大加法長

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安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
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
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
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
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
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
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
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
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
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伏惟陛下
鑒之

十三號令令一則行
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號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

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渙汗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踈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爲也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戶曉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

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
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道之斯行禁之斯止使
天下之心顯顯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
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
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
亦繫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
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

地不能頓爲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爲興亡
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
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
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
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
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
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
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
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
安人者敬其下也凜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
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
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

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

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

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
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
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
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
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
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
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爲時宜稍
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
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
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辨妖

定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爲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爲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盖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妖瑞爲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

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
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
興將廢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
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
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
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
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雊于鼎宋景有罰
熒惑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
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
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謫見于
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
知上之鑒下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

知上之鑒下雖賢士也尚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則
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
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徵
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鑒者災
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
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役輕
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日被
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
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
不稔百賸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
隱小人見政今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
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
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

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
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灾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
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
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
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
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實在
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
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
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令人財耗
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天思欲銷六極致五

福馭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爲可致於此

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爲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細縕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敷爲攸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美者則融爲甘露凝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

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
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
者中和之氣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
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
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
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
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爲凶短折攻爲疾聚
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爲弱其羨者潛爲伏陰淫爲
愆陽守爲彗星發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節三
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闕而不遂木石
華蟲之怪皆揉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
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

然哉臣伏見此者兵賦未減人祥無憂寺於千

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

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診所加衆
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
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爲樂變病爲
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
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
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
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
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
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
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是可陶三才繆濫之氣發爲
休祥馭一代鄙夭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
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
 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
 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
 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
 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
 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
 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
 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
 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
 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

刑獄有寃濫者或小人入用變安有導志者或

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

刑獄有寃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
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
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
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心積以傷和變而為
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回視反聽察其所
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
乃有寃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
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
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
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
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常雨若僭常暘
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

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
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
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
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爲萬乘之尊居
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
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
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
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
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
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盖
陰陽之定數爾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
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

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

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
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
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
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
強勝天蓋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
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
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
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
之源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
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
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歛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
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

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
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而以利
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糴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
爲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
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
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
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禱山
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
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膏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
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卹下之心表恭天之罰
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
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

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
心而已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





孟管氏之輕重也... 不涵之食不竭之... 農人凶歉之年... 為九年之... 大時之豐... 年之旱不... 之政歷代... 川以圭璧... 以而曰蓋... 蓋羨豐... 禹易文... 為貴由... 此空而王...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

策林二

凡十
七首

十九息游惰

勸農桑議賦稅復租
庸罷緡錢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

勸之亦不爲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
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
也所以輕者由賦歛夫其本也夫賦歛之本者量桑
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
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
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
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
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旣若此
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
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旣懸利
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
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

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曹思之

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
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
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
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
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
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
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
十年以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
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
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
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
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

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汚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

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欲其浮惰其
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歛而人足食
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
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噐之蕩心則正德而人
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已化人也如此是
必應之如響答順之如風行斯可謂下令如流水之
源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欲其浮惰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貨之價

陳歛散之法請
禁銷錢為噐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
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
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耶將
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噐用者化於工也材物者通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歛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歛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歛穀防險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能

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
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無
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
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爲逸用富易
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
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
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
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
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

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儉

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人之奉其一君則君之
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
陸之味盡文采之華君之耳目雖愒鄭衛之音厭燕
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迹之游猶未
全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縱
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
右頒於方鎮方鎮布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下
於鄉吏鄉吏轉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
級若是所求旣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
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
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
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

臣將實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爲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

所見其在茲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榷酤
誠厚歛及雜稅

問鹽法之謀榷酤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
助佐征徃又慮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
之則奪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是人之所以爲命者衣食
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
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旣
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
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
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
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

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太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

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貪

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下本或不與存之同也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歛之臣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 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隳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爲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旣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旣衆則各惧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後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

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計是
入無濫貨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
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上農大
賈易其資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禪販少
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征徑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
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商農上無益於筦
權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
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
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
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
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

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貸
貧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腳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
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
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
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
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
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
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
舉而爲法徇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
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
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

充其費况可日削其穀月朘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賫歛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能興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沉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節財用均貧富禁兼
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
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為奸
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
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行作為何方可至
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
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
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
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
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
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

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也

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
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
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
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
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
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
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嬪婚祠
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
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
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
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
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

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
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
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
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
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
則奸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濫刑攻之
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噐攻之獻納不
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
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
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
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王萬邦作乎此之謂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以豐財用以致麟風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力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斧斤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麋卵蜃蠃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龜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術安在

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悽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以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爲求賢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

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
至此亦猶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
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
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頗邪以貪冒爲意者必比於貪
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
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
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
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
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
而自來審其徒必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
於是乎在此矣

二升八尊賢

請厚禮以
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
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
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
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
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
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
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
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厮役之才至矣是以
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
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
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

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

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爲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爲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開帝王之業坐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舉耶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

分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
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
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
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
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
得賢之嘆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
材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
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
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輟輪以相求俾夫草靡風
行達于上下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
陛下視明其規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

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辯衆才而後入仕使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展長才於

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
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柄
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
能職修其要彛倫日叙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
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
小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才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
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
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
於祕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
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青望者乃丞郎之惟論公卿之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輪公卿之
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
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不商較其噐
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
者僅能叅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鈇黃臣恐
台衮之才臺省之噐十年以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
司懲趨競之流塞徼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權以救弊
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
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
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

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難革
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
良能之才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
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爲官吏者可長子孫
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
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
用之嘆疾徐之制何以爲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政未及三年不能成
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

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

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且勸善之法缺而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迺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聞者旣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

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
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
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
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爲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
得人其由何在奸僞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
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
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
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
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

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立

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旣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寔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

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
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
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
由銷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
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
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
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世田又三十四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
又政不由已

問今者勤卹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才亦旣得人使
之爲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
俗尚未知我勤卹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
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卹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卹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

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况天下牧宰中人者
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
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
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
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貞不能識也雖有齊筭之
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苟未勸
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卹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
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
求俊乂而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
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
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
則變香爲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

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大夫乘車

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肯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
操其要剗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
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
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
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
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
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
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
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
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
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
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州畏于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

在乎革慎
默之俗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疑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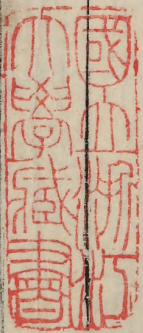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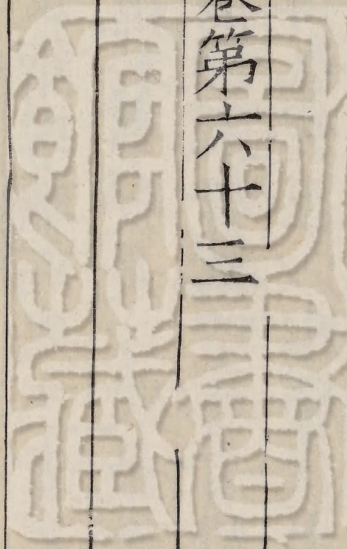
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

一至於斯

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
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
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
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
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
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自職修萬
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頽俗非國朝不能
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
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
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
猶冬月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自歸之者無他溫
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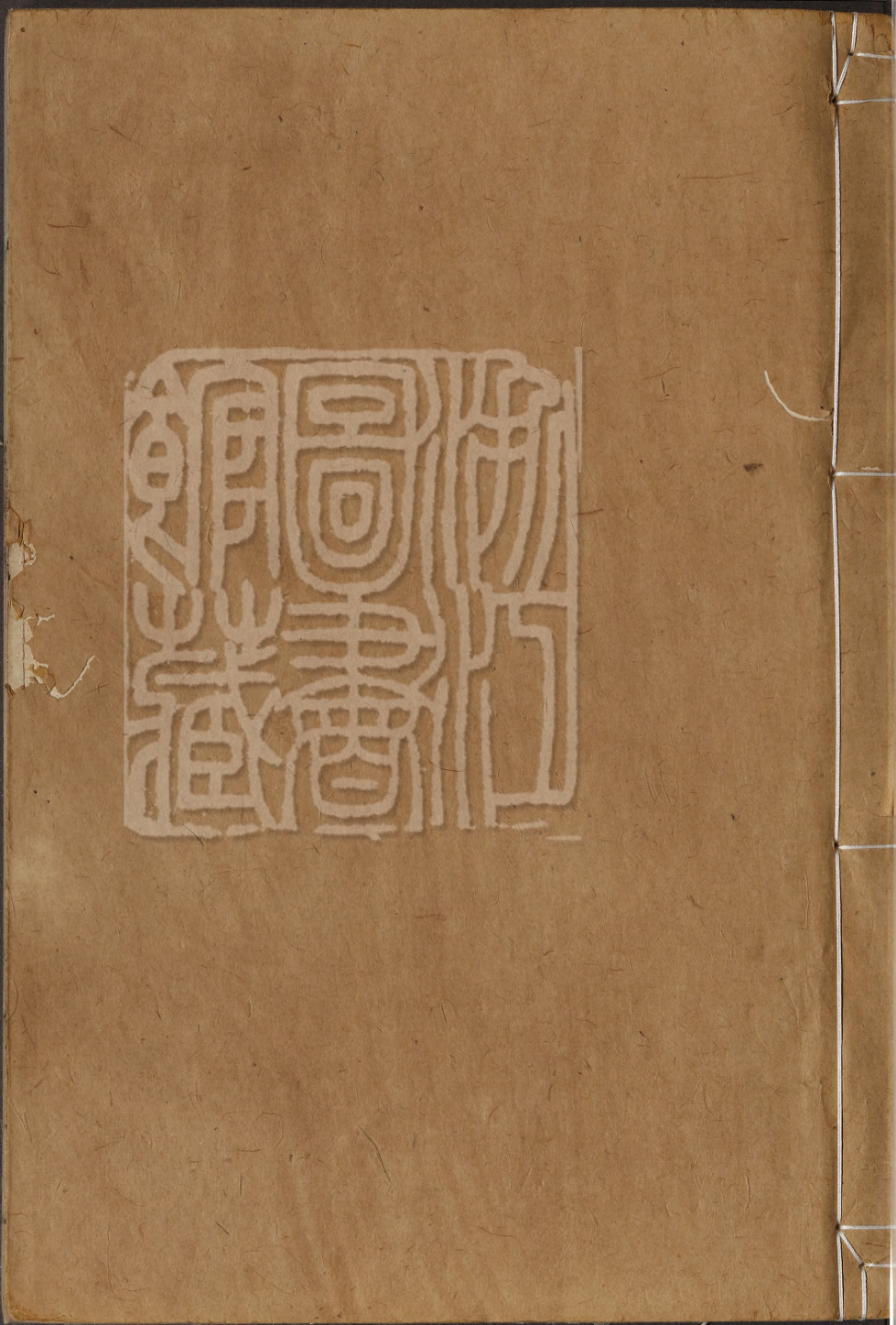
御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謹直強毅
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
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
所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
萬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









British Library
Acquisition Department
96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DB
United Kingdom

